



主编／贺雪峰

华中村治研究

(2016年卷)

立场·观点·方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6

THE ANNUAL REVIEW

O F

D638
116
2016.
HUAZHONG SCHOOL

主编／贺雪峰

华中村治研究

(2016年卷)

立场·观点·方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中村治研究：立场·观点·方法·2016年卷：
贺雪峰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0
ISBN 978 - 7 - 5097 - 9713 - 6

I. ①华… II. ①贺… III. ①农村 - 群众自治 - 研究
- 中国 ②农村问题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38 ②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6119 号

华中村治研究（2016 年卷）

立场·观点·方法

主 编 / 贺雪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 目 统 筹 / 任文武

责 任 编 辑 / 高 启 高振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 (010) 59367127

地 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 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1.5 字 数：352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713 - 6

定 价 / 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 - 59367028）联系

前　言

农村研究有两个目标，一是认识中国农村，进而认识整个中国；二是建立具有本土契合性和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理论，两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照搬既有的理论（主要是西方理论）解释具有相当独特性和变动性的中国经验，就谈不上对中国农村的正确认识。因此，研究者应当以开放的学术胸怀和敏锐的经验感知力深入到热火朝天的中国实践中去，有主体性地吸收现代理论，在经验与理论的反复穿梭中逐步提升理论抽象程度，在此过程中要容许和忍受理论的粗放和不成熟，通过不断的学术积累与接力，逐步建立具有真正意义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这是“华中乡土派”从事农村研究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形成了一些积累，准备以学术笔谈的形式进行一次阶段性的总结和展示，本书为阶段性总结与展示的第一卷。我们期待着与学界同人就此展开热烈的、开放性的讨论，协力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大繁荣、大发展。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篇

论经验研究

饱和经验法

——华中乡土派对经验研究方法的认识	贺雪峰 / 3
谈谈经验质感	吕德文 / 17
如何做中国农村的经验研究	桂 华 / 23
经验研究：以“村庄”为立身之本	袁 松 / 29
经验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王德福 / 33
华中乡土派的经验立场	杨 华 / 42

第二篇

论机制研究

华中村治研究中的机制研究	贺雪峰 / 55
实践社会学：从 1.0 到 2.0	桂 华 / 63
机制研究与社会学本土化的进路	王德福 / 74
三种机制分析的比较研究	曾凡木 / 81
机制研究：在学术与政策之间	刘 锐 / 85
机制分析的若干阶段	耿 羽 / 91
机制研究的意义与步骤	夏柱智 / 98
作为认知媒介的中观机制	林辉煌 / 103
机制分析：经验通往理论的路径	王海娟 / 109

经验研究与机制研究	冯川 / 114
实践社会学的时空关系分析	刘燕舞 / 122
经验研究的实践论	吕德文 / 128

第三篇

论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与乡土逻辑	陈柏峰 / 135
熟人社会结构及其价值性	桂华 / 140
熟人社会与中国人的自我实现	王德福 / 146
熟人社会交往的公共性问题	杨华 / 153
熟人社会里的公与私	赵晓峰 / 160
人情、人情秩序与熟人社会	宋丽娜 / 167
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	贺雪峰 / 176

第四篇

论区域差异

村庄社会结构视角的中国区域差异	贺雪峰 / 183
农民自杀的空间社会学分析	刘燕舞 / 188
农村人情的区域差异	宋丽娜 / 197
自己人结构与农民的交往逻辑	王德福 / 203
农村家庭的区域差异	陶自祥 桂华 / 209
农村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	龚为纲 吴海龙 / 214

第五篇

论农民分化

中坚农民的崛起	贺雪峰 / 225
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农村中间阶层	陈柏峰 / 230
论“半工半耕”的社会学意涵	夏柱智 / 236
农民分化与先富阶层的社会确认	袁松 / 243
发达地区农村的社会分化与妇女地位	王会 郭俊霞 / 250
农村社会分化与边缘农民上访	田先红 / 257

农民分化程度与农村阶层关系状况 杨 华 / 262

第六篇 论小农经济

关于中国式小农经济的几点认识	贺雪峰 / 271
中国小农“多元经营的家庭生计”	陈 靖 / 282
流动性家庭农场：中国小农经济的另一种方式	余 练 刘 洋 / 287
“中农”阶层与发展型社会结构的形成	夏柱智 / 295
留守经济：当前中国式小农经济的现实	冯 小 / 301
我国应选择哪种农业经营主体？	孙新华 / 307
生计农业：中国小农的现实表达与发展转型	袁明宝 / 313
遭遇资本下乡的家庭农业	陈义媛 / 318
双层经营体制下的小农经济	王海娟 / 324
发展型小农家庭的兴起：“中国式小农经济”再认识	张建雷 / 329

第一篇

论经验研究

本组文章是关于经验研究方法的笔谈，试图阐述华中乡土派研究方法与学术训练模式。经过多年实践摸索，我们逐步形成了一些对经验研究颇具特色的共识性认识。我们认为，从事中国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形成经验的质感，而形成经验质感的最好办法是进行饱和的经验训练。进行饱和经验训练的方法，我们称为饱和经验法。它既是从事经验研究的具体方法，又是训练研究能力的基本方法。笔谈的第一篇文章是对“饱和经验法”的总体性阐述，其他几篇则是角度各异的深入讨论。这组笔谈的撰写者多是毕业不久的青年博士，他们都已按饱和经验法完成基本的经验训练，开始进入专业研究阶段。从他们的体悟本身以及体悟的内容中可以管窥该方法的内涵与品格。我们愿意说，饱和经验法同这个年轻的研究群体一样，仍处于蓬勃的成长过程中。

饱和经验法

——华中乡土派对经验研究方法的认识

贺雪峰*

—

华中从事村治研究的学者对经验研究一直有着强烈的偏向。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华中村治研究的开创者张厚安教授即提出要“理论务农”，要“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三个面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转向；华中村治研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徐勇教授在 90 年代提出村治研究要“三实”，即“实际、实证、实验”的研究风格；2002 年华中村治学者在《浙江学刊》发表《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一文，提出“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① 三大研究原则。

2004 年以后，华中村治研究发生分歧，以贺雪峰、吴毅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移师华中科技大学创办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以徐勇、项继权为代表的学者继续留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012 年更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由此在武汉地区形成了有一定张力又良性竞争的村治研究学人群体。两派学者继续高举经验研究的旗帜，立志扎根中国乡土，做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相对来讲，因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经费充足，条件优越，研究人员众多，而在武汉地区村治研究中占据体制优势，是武汉村治研究的正规军。又因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中心主要依托政治学一级学科，华中师大学者更多地活跃在政治学研究领域。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系新创办，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体制资源支持，

* 贺雪峰，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① 徐勇、吴毅、贺雪峰等：《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浙江学刊》2002 年第 1 期。

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具有很强的草根性。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要依托社会学一级学科，所以近年来，华中科技大学的学者更多地活跃在社会学研究领域。

最近几年，华中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村治研究学者都致力于农村经验研究，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两校村治学者每年都组织大规模农村调查。其中，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百村十年”调查为主要平台，每年动员数以百计的本科生、研究生到农村调研，每年投入调研经费超过百万元。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则自2007年以来，每年都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调研”，仅暑假期间集体调研的规模即超过百人，一般在多省数十个村同时开展驻村调查。自2005年以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累计驻村调研时间已近4万个工作日。农村调查既是搜集研究资料的过程，又是培养人的过程，近年来，两校村治研究在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均取得了不俗成绩。值得一提的是，两校村治学者开展的大规模农村调查有着细微的却极为重要的差异，即华中师范大学因为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体制资源多，科研任务重，调查具有比较强的搜集研究资料的目的，正是因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每年寒暑假都要向社会招募调查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既无体制资源，也几乎没有课题任务，其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训练研究生，很少有搜集研究资料的目的。因此，武汉两校村治学者的经验研究有比较大的差异。以下，笔者主要讨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对经验研究的认识和进行经验研究的方法。以中心为基地的村治研究学者群被称为“华中乡土派”，本文试图对华中乡土派经验研究进行一定的总结提炼。华中乡土派强调以大量深入的驻村调查来形成经验质感，以形成经验质感为目的的进行饱和经验训练的方法，我们称为“饱和经验法”。

二

中心学者对经验的强调可以从其代表人物公开发表文章中看到，吴毅称当前学界应该“再有一个呼啸着走向田野的阶段”，贺雪峰自称其学术作品“带着强烈经验情绪”。中心要求博士研究生每年至少有100天驻村调查，且要求在博士学位论文开题前，要达到在全国8~10个省、每个省1~2个村，每个村至少进行15天驻村调研的要求。在驻村调研期间，须对调

查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访谈，调查结束后须写出反映调查村总体状况及其治理逻辑的调查报告。经过以上调查，中心的博士研究生才能选定博士学位论文主题，然后再开展为期半年的博士学位论文调查，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和写作。这样，在读博期间，中心几乎所有博士研究生都可以有 350 天左右的驻村调查经历。长时间段的多点驻村调查，是一种饱和式的调查，这样的饱和调查可以较好地训练博士研究生对经验的把握能力。

中心调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个人调查，即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以访谈为主开展调查。这种调查的周期有两种，一种是一般性调查，时间一般为 15~30 天；另一种是博士学位论文调查，一般是半年时间。个人调查，边访谈、边整理资料、边思考。二是集体调查，即若干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开展调查，白天分开调查，晚上一起讨论，调查也就变成了现场研讨。这样的调查 + 研讨可以极大地开阔和深化个人经验。这两种调查方式都是驻村调查，一般住在农户家中，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既有助于调查深入，又节约调查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往往很愿意接受访谈，调研者容易获得全面完整的经验资料。

个人调查和集体调查一般交错进行。经历 10 多次大约 200 天调研，调研者就可以具备较好地获取经验的能力，掌握经验与实践的一般方法，形成经验质感。在此基础上进行专题的、专业的研究，就可以有整体经验作为支撑，就容易掌握专题研究的火候，把握专业研究的分寸，知道写作时下笔的轻重。也可以在专业研究中正确地提出问题，适当地展开问题，准确抓住问题的本质，获得研究灵感，取得研究突破。

正是因为华中乡土派对经验本身的强调，有人批评华中乡土派为朴素经验主义。这里面当然有误解。华中乡土派培养学生，在强调经验的同时也强调经典，因此自称培养学生是“两经”战略。“经典”即要求学生在进入博士研究生阶段之前的本科和硕士阶段大量阅读社会科学经典著作，主要是阅读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经典著作。所谓大量阅读，是要通过 2~3 年全面系统的专业阅读，对西方经典理论读懂读通，读经典的过程重在训练思维能力，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逻辑推理的理性主义精髓。读经典是典型的“无用之大用”，是为专业研究准备理论和方法而不是提供具体指南，更不是为了寻章摘句。

有了大量经典阅读和形成的细致分析、严密推理、抽象概括的能力，

再进行经验训练，这样在经验研究中，就不是仅仅就事论事进行讨论，而是要在大量调查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最重要的是进行经验的训练，因此要大量地到农村去做田野调查。

经典阅读的训练和经验调查的训练，两个训练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进行专业研究的基础能力。经典阅读和经验调查都只是为专业研究做准备而不等于专业研究。一旦有了“两经”作为基础，就容易做好专业研究。

以下重点讨论华中乡土派进行经验训练形成经验质感的方法。我们认为，形成经验质感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经验的饱和训练，饱和经验训练的方法就是饱和经验法。

三

“饱和经验法”既是一种理论认识，又是一种调查操作技术。先谈理论认识。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经验世界中，这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理所当然的世界，所有现存的都是合理的，是不用问为什么的。在这个自己的经验世界里，我们不自觉地习得很多本能的已经内化为身体一部分的习惯，可以自然而然地理解自己生活世界的人和事，可以与这个经验世界保持正常交往，低成本地处理好各种关系。所有的事情都是合理的，有时有情绪，感到不公平、不满意，也是在日常经验世界中发生了与以往经验的差异，且这种差异变化速度比较快，以致超出了个人正常的衡平感受，从而本能地感觉到不适应、不正常和不正当。总是先感觉到了，再思考，再理解。

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经验世界之中的，这个经验世界先于个人而存在，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不自觉地融入这个生活世界中，本能地习得这个先于个人的经验世界的规则，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规则来处理问题，进行交际。

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生活于自己经验中的人会感受到这种变化，因此会有不适应，会有情绪。如果所有人都对自己的经验世界习以为常，而有人却试图对所有事情提出质问，这样的人就会被视为不正常的人。

对生活于其中的经验世界不问为什么，这样才能形成社会基本的信任与合作，降低社会组织成本，社会才能低成本地延续下去。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也不能对生活中的基本秩序和规则提问。所有人都提问，则社会

革命的时期也许就应该到了。

但是，一个研究现实问题的学者必须要有对现实生活经验的完整理解，有对其内在机制，对自然而然原因的分析，并因此有能力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有能力从杂乱无序中抓住关键性的要点。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现实问题研究者应该有对一个完整经验的深入研究，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对非生活经验的完整经验的透彻理解，这种透彻理解，要通过切身体悟达到心领神会的程度，形成对经验的质感。经验质感就好比学骑自行车、学游泳、学语言一样，仅仅讲理论和方法是很难学会的，学会的一个基本办法是实践，是在不断试错中获得的身体内在平衡感，是思想与身体（心口手）的协调，是“熟能生巧”。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但可以意会。这是一种一旦获得就终生难忘的基本能力。

虽然每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是生活在具体经验之中的，但生活在个人经验中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却很少会对个人生活经验提出反问，而大多是且只能是持有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态度。这种生活经验的质感是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能力，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习得这种近乎本能的能力。但这种本能的能力恰恰又使社会科学工作者缺乏对生活经验本身的警惕。

一个从来没有对个人生活经验之外的完整经验进行过解剖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当他进入专门研究领域是很危险的，因为专门研究领域是从生活领域中切割出来的，是不完整的，是生活中的片断，在某种意义上，离开生活本身的片断就是死掉的片断，正如离开人体的大脑或手脚与作为人体一部分的大脑、手脚有着完全不同的特性一样。缺少个人生活经验以外的完整经验训练，研究者在研究中最容易比照或想象的空间就只能是个人生活经验。因为个人生活世界的经验大都是未加深究的理所当然的世界，在比照中就容易受到生活经验中的理所当然或经验情绪的误导。

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分科已经越来越细密，研究也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在研究的问题上越来越狭窄，而且专业化的训练将经验本身切割为无数碎片，这种训练使社会科学工作者丧失了对完整的具有“全息”特征的经验感知能力，丧失了完整把握经验、从经验本身的复杂性来提问题的能力和看问题的视野。

也就是说，社会科学专业研究者的专业研究其实需要有对作为全面信息单元的、完整的、活的微观经验的感知与理解能力，且这种完整的微观

经验不能来自生活经验，因为生活经验本身充满了太多的理所当然的层面。而当前社会科学专门研究者在学术训练中，往往不仅没有增加对完整经验的理解和把握，反而多是进一步切割了经验，形成了对经验片面的、片断的理解。这样，社会科学专门研究就容易出现因对生活经验以外的完整经验把握的不足而不得不比照生活经验，从而在专业研究中引入大量未加深究的生活经验的“意识形态”，这样就将每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专业研究变成了用专业术语包装起来的个人生活经验。

尤其糟糕的是，中国社会科学是从西方引进来的，社会科学是在西方经验基础上创建发展起来并专业化的，专业化之前呼啸着走向田野的阶段已经过去很久了，专业化的诸多预设前提在西方早已成为共识，但引进来的西方社会科学却并未真正对中国 5000 年历史和当下 13 亿中国人民在全球化国际分工的处境作基本的关照，没有经历一个对中国本身的宏大叙事，就直接进入从西方引进社会科学话语下的专业研究、微观研究、具体研究，这样的专业研究无异于盲人摸象。这样的研究也当然无法回应中国现实问题，最终也就变成自说自话的个人成长经历的意识形态情绪了。

因此，所有真正要有所作为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应有一个对自己生活以外经验的深入全面调查，并因此能对经验完整丰富的各个面向进行反复、深入、批判性理解，以深刻、厚重地把握经验。形成对经验厚重地把握或经验质感，将有助于专业社会科学研究。对生活经验以外完整经验深刻、厚重地把握，是一种基础的学术能力训练。

经验具有生活性、模糊性、自在性、自治性和总体性，经验往往是全息的，是包括各方面信息的，是跨学科的。完整厚重地把握经验的办法是饱和式调研，饱和式调研要求调查者保持开放性，用足够长的时间、足够高的热情，不厌其烦地、反复地浸泡在经验中，旁观经验、体验经验、理解实践。厚重地把握经验的能力就是经验的质感。经验质感有可能使专业研究的问题还原到经验现场，从而可以准确地提出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启示，在灵动提问和严密推理之间找到平衡。

经验要训练，在今天的中国，训练经验最好的场所也许就是村庄了。村庄是一个相对完整封闭的社会，有历史，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农民有自己的生活逻辑，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法律制度都要在村庄落地，因此通过深入研究村庄中农民的生活逻辑和乡村治理的逻辑，就可以获得丰富的经验，形成对个人生活经验以外完整经验的厚重

理解。当前，在中国村庄中，进行经验训练的一个最大优势就是，农民愿意接受研究者的访谈，研究者每天都可以与农民进行长时间的深入交流，可以就自己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向农民请教，并在其中发现诸多之前根本就没有想到的意外。通过长时间的、反复的、饱和的村庄调研来形成经验的质感。一旦获得这一经验质感，再从农村经验向专业领域扩张，将更有历史感、现实感或“在地”感。村庄经验的训练只是起点，其终点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没有经过完整经验训练而形成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都是颇值得怀疑的纸上谈兵。

正如人类学家到一个原始部落进行了为期 1~2 年的田野调查才成为所谓人类学家一样，只有经历了完整经验训练的社会科学专业工作者才是合格的研究者。

经验训练当然不是只能在村庄进行，也可以在城市社区和依靠历史资料进行。以历史资料来训练经验质感的坏处是，历史资料往往是死的且是片断零碎的，从历史资料中获得的信息远不如田野调查讲述者提供信息的全面、灵动、完整和相互印证，田野调查训练经验可以说是事半功倍，效果远比阅读历史资料要好。反过来，如果我们有了对现实的完整经验的理解，再来看历史资料，对历史资料的理解就会更敏感、更丰满和更深刻。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专门研究者来讲，在研究之前进行一个完整的经验训练，对之后的专业研究是不可或缺的。经验训练是专业研究的基础。

综上，经验质感即对个人生活以外总体性经验的把握领悟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正常的感觉能力，是闭着眼睛就可以自由行动的能力，是心中有数，是准确判断事物发展逻辑、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无序中看到有序、从混乱信息中抓住关键信息进行提炼概括的能力，是感觉到并能理解的能力，是悟性、灵动的思考能力，是提出问题把握问题的能力，是发散思维提出假设的能力，是一种已经身体化了的对复杂经验进行简化但不是简单处理的能力。这种能力一旦获得几乎终生受用，有了这种能力再进行专业研究就会具有将专业问题还原到经验现场的能力。

饱和的经验训练是获得厚重经验质感的基本方法。饱和经验训练是对个人生活经验以外的另外一个完整的经验领域总体、深度把握的训练。饱和经验训练不是要搜集资料，不是要按既有逻辑去处理资料，而是一个不断寻找经验的意外、不断丰富和深化对经验认识的过程。饱和经验训练关注经验的自治性、模糊性、总体性，强调经验的自在性和全息性，强调经

验的未知性、联系性、变动性、灵动性。

饱和经验训练的方法就是饱和经验法，是我们进行经验训练形成经验质感的技术手段。以下讨论“饱和经验法”这一技术手段，一是原则，二是我们近年的一些探索。

四

饱和经验法的主要原则可以归结为三条，一是不预设问题，不预设目标；二是具体进入、总体把握，不注重资料而重体会，大进大出；三是不怕重复，要的就是重复，这就是饱和调查。

1. 不预设问题

进入村庄一般只有大体的调研方向，有时也结合专题任务开展调查，但调查是开放性的，半结构化的，不预设问题也不预设目标。调研的大方向是理解农民生活和农村政策落实的情况。对任何问题都感兴趣，都列入调查访谈内容。除非意识到其中存在可能具有的突破，一般不追求对现象和数据的精确搜集，也不特别注重对资料的搜集。调查时，承认自己带着理论框架，存在既有对村庄认识与想象的前置预设知识，因此所关心问题就会有所选择，同时又特别警惕既有知识背景对调查视野的局限，要有打破自己思维限制的反省反思。调查时特别注意经验的意外，注意发现经验本身的悖论。所谓经验的悖论，并非实践经验的自相矛盾，实践总是自治的，悖论来自我们头脑中对经验和实践认识的刻板印象。通过深入理解所谓经验的悖论，可以修正我们对经验的认识，深化和丰富我们对经验与实践的理解。经验的意外是调查中更为重要的部分。在到农村调查之前，一般会有大致的预设，会有对农村的想象，待到了调查现场，首先关心的问题也一定是自己头脑中预设的问题。但在调查现场，经验的悖论不断出现，未知领域不断出现，经验的意外也就不断出现，本来是调查 A，结果发现 B 也很重要，再去调查 B，又发现 C 也很重要。由 A 到 B 再到 C，一步步地拓展，一步步地深入，认真对待每一个新发现的问题再沿着更新发现向前探索，一直延续到对 Z 的关注，最终再回到 A，这个时候所认识的 A 就与之前没有联系的枯燥无味的 A 有了极大不同，这时的 A 就成了被深度拓展、在村庄中有着广泛联系、内涵丰富的 A，成为有了具体内容的抽象，是经过分析而内涵丰富的 A。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只是深化了对经验的理解而且很